

记忆里,老家进入腊月,便是腊货熏制旺季。岁尾三十团圆饭,桌上不摆出几盘腊制食品,纵有鲜肉亮相,仍属“糊口”,无非比平日多道荤菜而已。这股将就,是对春节的敷衍,往往会惹人轻看。

正月的光阴,跑得飞快。元宵节过罢,大人换上工装,学童摊开课本,心思转移,拜年话渐行渐远。只有卖货人家,嘴角尚未褪尽喜气,案板上依旧时有腊货出没。

斯文些的一家之主,能将偶尔上桌的美味,享用得有板有眼。往往一改节中随意,端起酒盅,浅抿一口,伸箸夹起亮闪闪的一块肉,或一片肠,并不顺势入口,暂停推进,似有不舍的端详,惜别的踌躇,甚而凭吊的怅惘。心下满是明白,所有的美妙,万勿好戏连台。口腹之欲的重逢,同样须有间隔,讲究的是应季循环。

天气一天天暖和,到了旧历二三月,又有三朋四友谋划打牙祭。开卷有益未必人人肯信,开饭有益一定个个爱听。杯盘碗盏数十天的素净,让人开

## 腊肉

任芙康

始追思春节的铺张。饕餮之徒的肠胃,早无气节可言,压抑到对个暗号就上钩。甲说上句“包谷酒”,乙接下句“老腊肉”。这两样到位,余下的配菜,全成枝节,随便兼搭就是了。耳闻上海人下馆子,点菜亦有类似默契,只是沪语柔媚,带着善解人意的体贴。某人刚诉苦“一天不见青”,随即有应和“两眼冒金星”。这就等同知交,瞌睡来了递枕头,会心一笑,携手入席。

有得青青绿绿的“鸡毛菜”坐镇,草草添几种海

味、山珍,便成盛筵。

其实,在冰箱缺席的年头,只有到了乡下,方可窥见“老腊肉”的尊容。那般黑黢黢、油乎乎,堪属不同凡响的色彩。你越是肤浅,越容易痴迷,越不舍失之交臂。远虑深谋的庄户,年节里会时时眷注腊肉的存量,不搞大手大脚,反会挑选若干,悬挂于火塘上方。如此天天烟熏火烤,正是山民妥帖的储存。从水稻撂秧的六月,到开镰挞谷的八月(均为旧历),预期的盖屋建房,意外的人来客往,老腊肉都是鞭策或救急的功臣。

暑天的溽热中,腊肉命长,搁放越久,煮出来味道越均匀、厚实。那年夏天,有同学提议,我等三人,凑了几斤肉票,在城里买上鲜肉,搭车下乡,去找他表哥以物易物。新婚的表哥,爽气外露,将肉递给老婆,吩咐割下一截,下厨收拾。表哥说完,跑着来去,从菜地拨回一把蒜苗。中午白米干饭,一盘清炒嫩南瓜丝,一钵回锅肉,叫人忘掉荤套,个个热汗淋漓。酒足饭饱,表哥取出“置换”的腊肉。我接过手,明显重于带去的鲜肉(一斤鲜肉,应获腊肉八两)。不忍表哥吃亏,我们表示补偿一元(当时鲜肉市价五角八分一斤)。他连连摆手:“不亏,不亏。早想尝口鲜肉,莫得肉票,这一顿正好过瘾。”

1976年年底,我在部队当干事。所干之事,从早到晚,手握秃笔,填充稿纸。某一天,新稿完工,伸罢懒腰,突发奇想,何不再找点事干?便与驻地附近朋友联系。对方是农场当家,听完我的打算,哈哈大笑,答应帮忙。隔了两天,我如约到得场部。两小时前,食堂为改善职工伙食,刚让几头肥猪谢世。此刻,闲人早已散去,给我的预留,正是事先说好的数量(二十斤),亦是事先说好的质量(不要尽瘦,不要尽肥,不带骨头)。一位师傅结完账,又照我请求,将肉分割成巴掌宽、一尺长的条状。

回到营房,原本只是写字、翻书、睡觉的空间,因如今桌上堆放着猪肉,外加一应调料,平添世俗的家常,让人再难正襟危坐。贪嘴的人,都会有可笑的耐性,就如我眼下,无师自通,细心侍候每块猪肉。抹盐、敷酒(沙城大

还敢不时教训他一顿?要知道那家伙可是全世界有名,而且脾气还坏得很。“我了解农业,农校读了三年,还有丰富的种地经验,而他

付邮之后,心里七上八下,生怕包裹因失。过了一周,赶去邮电局,排队拨打长途电话。轮到

有一次,开着卡车的卡勒布在路上遇到前首相,对方也是《我买了个农场》的忠粉。卡勒布压根没认出,小伙子靠杠杠的种地手艺吃饭,谁都不只看老天脸色。

老板给卡勒布在农场安排的职位是开拖拉机的。“这算个啥破头衔?”卡勒布问:“我可是农场经理人,我就是这儿的老板,这儿也就是我的农场……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。”

你看,这就是耿直自信的小伙卡勒布。虽然农场不属于他,一点没耽误他把农场当成自己的事,这才是专业态度。

难怪他被提名今年“最受欢迎”的专家,和大卫·艾登堡爵士以及其他几位世界级大牛角逐,你说他不会赢?

萧耳是杭州人,我是苏州人。某日聊起,她说过小时候几次做梦,从她老家的古镇坐上轮船一夜到苏州,所以多年以后,萧耳觉得为《鹊桥仙》写序的人就该是一个苏州人。巧合的是,四十年前,我正是坐着整夜的轮船到杭州的。苏州的船码头在南门,杭州的在哪里,我从来就没搞清。为了这趟船,我这个苏州人,必须为杭州人萧耳的小说写序,尽管我也未必能讲清,她的故事最终停泊在何年何地。

这是一部气息绵长的小说,它仿佛跨越了时代,又仿佛无法跨过。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得失。每个中年人都能标榜过往年代的好,却往往无力诉说曾经的自己。萧耳曾问我《鹊桥仙》里有没有我喜欢的人物,我说易从、靳天蛮好的——



听见了亲人的声音。父亲恰巧在单位,告诉我航空信早到,而腊肉搭乘火车,应该会慢上几日,劝我不要着急。谁知转天下午,就喜读电报:“肉到味好。”

我家所居,位于老城中心,是昔年教会的育婴堂。三幢西式平房,组合成一座院落。各幢结构类似,宽敞的过道两侧,房间大小相同,屋顶高挑,纯木地板,每户一室。单位办事周全,为各家另辟一扇后门,通向“厨房”。屋宇飞檐伸展,遮蔽出宽宽阶沿,安顿着家家的锅灶,这便天天都有人间烟火,谁家做了好菜,众皆美味扑鼻。据说,“北京腊肉”寄回那天,引起满院新鲜、围观。我妈妈顿生与芳邻分享的念头,当即打整两块下锅。肉熟切片,按各家人头奉送品尝。众人都不曾推让,都真心叫香,都夸奖美康。

后来探家,同院叔叔、阿姨,当面继续嘉许我的手艺。有位资深“五香嘴”,索性端坐我家,不仅点评腌熏考究,甚而断言燃料纯粹,全系柏木锯末。我妈眉欢眼笑,只是静听,背后用句句细节,对我摆谈那日“盛况”。这让我真切豁然,见母母爱,晓得老人家为儿子的雕虫小技,喜悦至极,且暗自骄傲无边。

北京南口邮电局,一位女职工开箱检查,年岁轻,所以好奇:您这腊肉,就是“辣肉”吗?我正解释,柜台内过来一眼熟的大姐。她则另有纳闷:腊肉属南货,只见过四川邮发北京,从无京城返寄蜀地,是您自己加工的?加工费谁进吗?诸如此类,让交谈进入我的“强项”,吸引了十来位顾客。

和许多浮躁年轻人不一样,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他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业。他只去过伦敦三次,想不通谁会让乡下又吵又闹又污染的大城市。他有庄稼人的体面,决不允许自己的活儿马虎,因为那样会被人笑话一整年;他还认为越没真本事的人,越要浪费钱在

无谓的事上,所谓差生文具多。

老板给卡勒布在农场安排的职位是开拖拉机的。“这算个啥破头衔?”卡勒布问:“我可是农场经理人,我就是这儿的老板,这儿也就是我的农场……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。”

你看,这就是耿直自信的小伙卡勒布。虽然农场不属于他,一点没耽误他把农场当成自己的事,这才是专业态度。

难怪他被提名今年“最受欢迎”的专家,和大卫·艾登堡爵士以及其他几位世界级大牛角逐,你说他不会赢?

我讲的可能不是小说的人物营造法,而是一种现世的好。我必定是混淆了什么,但这也无可厚非。

萧耳曾给我讲过一段逸事:在上世纪90年代的杭州,男女大学生

## 往事成心事

路内

们,爱得荷尔蒙飙升,便会在深夜骑了自行车,男的驮着女的,驶过苏堤白堤那一座座古桥。这是当时的恋爱仪式,偶尔也有怪力少女驮着男友的,长发飘飘,惊声尖叫。我听了就笑,如果张岱再世,会将这事写进《西湖寻梦》。

2021年我写长篇小说,有一幕发生在杭州,实在写无可写,就把上述这段编派进了故事里。像小说,像电影,也可以是一段无因无果的



法国蓬蒂尼修道院 (油画棒)

汪涌豪作

前不久,不小心扭了脚,在家伤病静养,想娱乐一下自己。儿子“评估”了一下我的“游戏素养”,替我选定了“俄罗斯方块”。“俄罗斯方块”,依然是熟悉的画面,熟悉的玩法,连游戏的配音也是以前听熟的。“老朋友”再相见,分外高兴。但是,好景不长。即便是这一最低门槛的“入门级练习”选项,它也有“升级”程序。级别越高,手忙脚乱的程度也越高。到最后,方块像“发了疯”一样飞快下落,我的脑子渐渐空白,成为一种不容思考的随机反应,手上失控,堆积了越来越多的“错误”,立马就走向了“失败”。开始,我打游戏;最后,游戏打我。

儿子接过手,又打了一次,一下子全部“通关”。他是游戏高手,这种“幼儿级”的小游戏,当然不在话下。但在在我看来,这个不断升级的小游戏,到最后依然是“疯狂”出招,让人“疯狂”接招。高手是“技术高超、烂熟于心”,可以假思索。而像我似的“小白”,是“毫无章法、被动应付”,忙乱得不容思索。不过,仔细一寻思,在“升级”面前,不假思索与不容思索,几乎成为同一东西,那就是“不用思索”。人没有了动脑筋的余地,谈不上什么从容含玩和轻松愉快呢?玩乐游戏的心态,从何而来呢?

我不由得问了一句:“能不能找一个不会升级的游戏?”儿子马上坚决地回答:“没有这种游戏。”的确,我自己也没想不出,不会升级的游戏,会是什么模样。

这明显是一个“傻问题”。毕竟是自己的儿子,他还有耐心来回答我,换了别人,谁有空来搭理呢?

好几天了,扭伤尚未完全消肿,打游戏看来达不到静养的效果。那还是翻出自己喜欢的几册闲书来读读吧,这些不派工作上的用场,也不会拿它们来参加考试,今天看了有不懂的地方,明天再看;明天不懂,后天还可以看。就算一辈子不懂也没关系,自以为懂了也可以懂吧。

不过,转念一想,如果这些闲书的内容装进了一个“知识竞赛”的小游戏中,大概又免不了“升级”和手忙脚乱。

## 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## 下水不上岸

从几位老教师的文章谈起

过传忠

教了几十年语文,大约是与语言文字打交道惯了吧,不断地写一些东西发表,且多是干把字的文章,积累下来也要几十万字了。近来还有一个发现:我那辈同行当中,喜欢动笔杆子的绝不止我一个,尤其是到了耄耋之年,有些老师的大作见报反而更多了。就拿晚报的“夜光杯”来说吧,也成了大家数十年如一日园地。

譬如周丹枫,这位老校长、老教师,见多识广,所写文章不乏趣味。再如张大文,他和我同过事,见解独到,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专著《行者大文》,颇受读者欢迎。他也爱写小文章,像谈家常一样,没有学究气。又如卢元,在我是师友兼之。如今九六高龄,定居澳大利亚后在华人圈子里笔耕不辍。“夜光杯”前不久刊登过他的五律和七律。“门墙桃李三千客,铅铸诗文百万言”,高度概括了他从教事业的硕果,而“老来何所寄,极目望神州”,怀念祖国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。常在“夜光杯”上露面的,还有李新、吴莉莉等同行。老同学沈杰,退休后一口气出版了两部长篇,也是不容易的。当然,更多的写家是不熟悉的,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了。

有人称语文老师写文章为“下水”,挺确切。正如游泳教练一样,自己写“下水”,怎么教得好学生呢?但是,众所周知,语文教师中不“下水”的,为数不少,有的甚至从不笔耕,连批改学生作文时写评语都难以成篇。怎么会这样的呢?答曰:“忙。”有的老师开玩笑说:“整天忙着看学生的作文,再看上去,恐怕要和学生同一水平了。”这话虽然有些尖刻,但也耐人品味。自己不实践,不提高,如同教练总跟同学一起在浅水区厮混,这样做,即使再忙,也忙不出个所以然的。

应当把写作视为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功。只记住写作的一些条条杠杠,只引导学生去向一些“范文”硬套,不针对实际,没有真情实感,怎么写得好看作文?我们这样批评学生,而我们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,没尝过酸甜苦辣,没经过摸爬滚打,学生跟着你也无从学起呀。现在的作文教学还有个文风问题。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,学生被老师牵着鼻子走。猜题目,背“范文”,凑“提纲”,编假话……有些教师甚至把这些当成了“法宝”,真是害人害己。还是从自己写作开始训练吧,下了水才能体会真“生活”。

有些前辈老师“下水”几十年,至今还未“上岸”,我们该向他们学习。

## 边看边聊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看完第一季,几乎所有人都爱上了耿直男孩卡勒布,大家很好奇,这个年纪轻轻的乡下人,为何一点也不怵大老板,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看完第一季,几乎所有人都爱上了耿直男孩卡勒布,大家很好奇,这个年纪轻轻的乡下人,为何一点也不怵大老板,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## 我买了个农场

曲玉萍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每个人都个桃源梦,自以为还是“毒舌”的大明星主持人也不例外。这人脑袋一热,在科茨沃兹乡下买了个农场,租给别人,合同到期后,租客不想再续约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认为种地也没多难,大不了砸钱买点好设备,自己过去种,结果闹出一连串笑话。而被雇来收拾烂摊子的,就是娃娃脸的卡勒布,这个庄稼把式承包了各种种地绝活和笑点。

## 时尚